

桃園建國二村永恆的回憶(下)

童年往事

當我們住在五村時，有一天上學一群六、七個人，我記得有蕭功銓、孫強華及其弟孫建華、我及我弟厚昌等人。一行人走路

上學，從五村到大竹國小我們要走四十分鐘左右，當時是石頭路且路面凹凸不平，不小心是會摔跤的，我就有一次踢到大石頭而摔跤，還把大門牙摔掉一顆。

還是忍著上學去。

當時就讀大竹國小的眷村子弟很多，我記憶中有薛家大姐及二姐、毛姐、趙石堯及其妹趙林英、許江敘、張萍萍、馬抗日、李文斌、朱國民、錢士明、錢士鈞等。後來軍方在八號房舍旁用竹子搭建了兩排房子，把不要的辦公桌當書桌，讓眷村子弟就讀，因此大部分的人都轉過去讀書，校名就叫「空軍子弟學校」。

有一年大概是民國四十二年下半年，我們一行五、六人從南區走到北區「空小」上學，我記的有蕭功銓、方萬新、王川生、王蓉生、孫吉祥等人。我們一行人來到跑道邊，看見地上有許多機槍彈鏈，三個圓圈長的像「品」字形，可以拿來做小刀。我們

如獲至寶就拾起，此時，我注意到跑道遠方正有飛機起飛往我們這飛來，那時還是螺旋槳飛機，我們趕緊退到跑道邊，這時突然發現孫吉祥還在跑道上撿拾，大夥拚了命喊他回來！他才趕緊跑過來，否則今天就看不到他了。

飛機起飛後，我們用跑的穿越跑道，我們一邊走一邊高興的數數看撿了多少個彈鏈。此時，我們發現一部吉普車往

我們這開過來，正高興有便車可搭時，吉普車停了下來，從車上下來一位軍官，把我們叫過去訓了一頓。然後問我們誰最大，大伙一同指著蕭功銓，軍官就叫蕭功銓當隊長……帶我們上學。此事過後不久，聯隊就開始派車接送我們上下學了，我們也算是因禍得福；話說之後上初中、高中都有大卡車接送，那些後期學弟、妹們，應該可要好好感謝我們才是。

最初二村只有一口井，每到煮飯時間媽媽們就拿著米、菜、鍋等到井邊清洗，一時井邊熱鬧的很。媽媽們七嘴八舌的話家常，或者說某人的八卦；後來因人太多，有些媽媽們就帶著要洗的東西到後面的池塘邊去洗，幾十人一字排開滿壯觀的，除了米菜



民98年間，筆者攝於於建國二村大門前。

外還洗衣服，那時池塘的水很清潔、沒有污染，我們小孩也都下去玩水，潛水時，眼睛都可以張開而不感到刺痛，可見水有多乾淨。二村人口漸多後，一口井也不敷使用，就在周力行家前面新打了一口井，然這口井水質不太好；便又在後面重挖一口井，這口井水質真的比較好，我們後來也都改用這口井的水。

那時家家戶戶都有用半個汽油桶做過濾，最下層是棕梠、上面是木炭，再上一層即是鵝卵石，我們兄弟三人輪流到後面井打水挑擔回去，接續把水倒進過濾桶中直至滿為止。後來，在現今溜冰場附近也挖了一口井，又蓋了水塔來供應二村的用水，家家都接了水管，只要打開水龍頭水就來了，真是方便。後來，桃園自來水廠也來接管，水質就更好了，因此溜冰場邊的井也就廢了、水塔也拆了。

俗云：「美不美鄉中水，親不親故鄉人」，民國三十八年父輩們被迫離鄉背井來到這裡，一住就是一甲子餘，這裡就是我們的故鄉，眷村的叔叔、伯伯、阿姨、兄弟姐妹們就是我們的親人。如今我們第二代又要離鄉背井而去，我們的苦難什麼時候才會過去？真是無語問蒼天。

回憶起眷村裡最熱鬧的就是年節

時氛，每年進入臘月，家家戶戶就開始準備醃製臘肉、香腸、臘鴨、醃雞、鹹魚、蒸年糕等。眷村是個大陸的縮小版，各省分的人都有，因此各省口味也都嚐的到；有廣式臘肉、湖南臘肉、川式辣鹹肉、北方醃肉等，不管是哪省口味都很好吃。我家隔壁媽媽她是湖南人，因此她的臘肉都要煙燻，二村有許多家湖南人也將臘肉拿來燻。

燻肉，首先要有個汽油桶，再準備燃料如稻穀、松枝，講究點的還要風乾的橘子皮，還有麻布袋；準備好後就開始點燃燃料，然後將稻穀倒在火上變成悶燒產生大量的煙，此時將臘肉掛在鐵桿上放進桶內，上面蓋麻布袋開始燻，並隨時注意煙火，適時添加燃料及將臘肉調換位置，如此過程需要兩、三天，才能燻出色香味俱全的「湖南臘肉」。做好的臘肉、香腸等，尚需在大太陽底下曬個幾天才算完成。在曝曬時我們常趁大人不注意用小刀割下一、兩根香腸跑到幼稚園升火烤來吃，那滋味真是沒得比。



民46年春節期間，建國二村空軍官兵的舞龍隊於街頭巷尾慶賀新年。

如今再也吃不到眷村媽媽做的美味臘肉及香腸，只有在夢裡回味了。過年一定要有年糕，那個年代都是自己做，首先要買好糯米，然後洗乾淨再泡水，泡到一定程度就拿去磨，我們二號的磨，擱在大樹底下共用，平時沒人用，但一到過年時就大排長龍。推磨就是我們小孩子的事，我和我弟輪流推磨，看人推磨不吃力，實則

累人的很，磨成粉漿後裝在麵粉袋中，放在板凳上再用大石頭壓在上面，等水分流乾了再把它倒出來用手揉捏，喜歡甜的就加紅糖，喜歡鹹的就加蝦米、臘肉等，也有的加紅豆、綠豆或紅棗，口味不一而足，端看個人喜好而定。

年夜飯是最豐盛的有臘肉、香腸、炒年糕、雞湯、紅燒鴨、魚及其他美味佳餚，擺的滿滿一桌。在用餐之前先要祭祖，拜完之後才能開動。魚通常是不吃的，擺個樣子討個吉利——年年有餘（魚）。通常我家都會請無家室的親友來家過年，一起享受年節的氣氛。當然小孩子最高興的事是拿紅包，有了紅包可以去買玩具及炮竹，炮竹的種類滿多的，有單響炮、大龍炮，冲天炮及水鴛鴦等。我記得我們這一排和王川生那一排互相用冲天炮對打，只見炮火飛來飛去熱鬧的很；我們還將大龍炮放在空罐子裡點上火只聽「轟」一聲空罐子就飛到半空中然後掉下來，真是過癮。過年的趣事太多了寫不完就此打住。

我們小時候除了釣魚外就是撈魚，通常會準備臉盆、水桶在池塘邊的小水溝選一段自認為魚最多的地方，然後將兩端用溝泥堵上，再用臉盆舀水，舀乾後就開始抓魚或捉泥鰱，把

它們裝進水桶裡，運氣好時總會有大半桶，當然也有運氣差的時候，只抓到小魚兩三條。

有時，還會不小心摸到蛇，嚇得手一鬆就跑開，倘若弄得一身泥，就到池塘去洗乾淨後才回家。當時還有些人買了竹簍子來抓魚，首先要把餌放進竹簍子裡，竹簍子的設計是只進不出，因此魚進去就出不來。通常放竹簍子都是在傍晚時分，放在水溝或田裡，第二天一早就去收，收回來之後就在井邊打開竹簍子倒出裡面的魚、蝦。

有一次倒出來一條黑白相間的一「雨傘節」，人家趕緊拿棍子打，雨傘節被打之後就從肚子裡跑出幾條小蛇，圍觀的人嚇的四處逃竄；我記得書上說蛇是卵生的，後來經過研究證實蛇有卵生也有胎生，這也給年紀幼小的我們上了一堂自然課程。

空軍聯隊偶爾會派人來放電影，晚飯後大家拿著凳子占好位子，等到放映時全家大小靜靜的欣賞，因此我們看了許多中、外名片，更有許多片子是臺北首輪都還未上映，而我們已先看過了，印象深刻的如「日正當中」、「油城奇俠」、「翠翠」等片。

幾年前，聽李力群的相聲帶子，其中就有說到看電影的段子，我感到



民47年時，與同村鄰居於建國二村後方池塘戲水。

十分親切，而且心有戚戚焉；我們那排房屋後面，原本有許多樹木、竹林，是我們小孩戲耍的場所，孫吉祥家後面有一棵百年以上大榕樹，樹幹直徑約一、五公尺，需要四個大人才能合抱。我們在樹上攀爬，摘花採果，在樹下玩遊戲，後來我釘了個籃球架，大榕樹又成了我們的籃球場，沒事時就組隊廝殺一場，真是痛快！

離我們不遠的建國六村，是我們建國二村的死對頭，兩村的小孩常常打石頭仗，有的人可是會被打的頭破



民41年時，桃園空軍子弟就讀的鎮海幼稚園，師生們朝會一景。

該園也成了我們的遊戲場所，園內有許多設施，有滑梯、蹺蹺板、猴子架、浪船、鞦韆等，小朋友們有空時就跑去園裡玩，好不快樂。中午吃完飯在等車的空檔間，大夥就玩起遊戲官兵捉強盜、搶石頭、跳繩、踢毽子等遊戲；幼稚園中有一名工友，是聯隊派來的，他姓劉名同實，個頭高大，他負責煮飯給老師們吃及打掃工

都會就讀過。民國四十一年左右，二村前面由婦聯會蓋了一所幼稚園，後來還附設空小一、二年級分班。當時先父還擔任委員，逸華、厚文、曉華等人都曾就讀過。



約民42年間，鎮海幼稚園至圓山動物園郊遊（左1為薛順興、左3是魏老師、左5張良釗、右4為翁德智、右2白光華）。

血流。我們家後面是一片大稻田，每當收割完畢，就成了孩子們的樂園，有的在田裡奔跑、有的打球、有時丟泥巴，玩騎馬打仗等等，真是不亦樂乎。村子前面的馬路邊有許多機堡，停放摔壞的飛機，我們就將翅膀拆下當船來划，幼稚園對面有一小水池，是農民用來養鴨子的，我們更調皮的在池裡划船。

小時家裡飼養雞、鴨、鵝、火雞等家禽，一來可以解決剩飯剩菜，二來過年過節時也可加菜。有一次我和

厚昌一起挖蚯蚓餵鴨子，一個不小心鋤頭敲到厚昌頭上，幸好鋤頭不利，而厚昌的腦袋也夠硬，否則非開花不可！鴨子養在後院用竹子圍成的圈子裡，經常被老鼠咬死，我們就會用彈弓打老鼠，打死或打傷的總是不少隻。隔壁王伯伯家更誇張，竟然用霰彈槍打，把老鼠打的血肉橫飛，鴨子也嚇的呱呱叫地擠成一團，此後老鼠就不敢再靠近了。

作。沒事時，小朋友們也會去找他聊天，他的廚房裡有許多空的瓶瓶罐罐，我們總是調皮地趁著他不在時偷拿去賣，換些糖果、魷魚之類的東西來

吃。有一次還偷拔田裡的蘿蔔和魷魚一起煮湯，大家喝得津津有味。

有一年聖誕節時，工友劉同實他用麵粉做成各種人物，有耶穌誕生在馬槽裡、馬匹、駱駝等，大家看了都覺得唯妙唯肖，後來他離開幼稚園在新四號前面開店賣饅頭，生意不錯，後來還娶了老婆。他走後聯隊又派來一位工友名叫王海臣，他有一隻眼看

不見，他抽煙和煙斗，我就是從他那兒學會抽煙的。



民72年10月母親六十大壽時全家合影。

每當拉警報時，老師就帶領我們到水溝裡或樹林裡去躲，我們當時還小覺得很好玩又不用上課，因此每當拉警報我們就十分高興，吵吵鬧鬧的跟老師去躲警報，老師叫我們安靜，以免被飛機上的人聽見，我們總是被嚇得不敢吵鬧，現在想想也覺得好笑，飛機上的人怎會聽得到地面的聲音？

民國四十八、九年時，我們及附近幾個村子鬧小偷，有好幾戶人家養的雞被偷，隔壁毛伯伯睡覺時將褲子掛在窗戶旁，口袋裡裝有才發的薪水也被偷了，那個月的生活不知怎麼過。後來本村組成了巡守隊，我也是其中一員，每晚都要巡視幾遍，還排班輪番守衛。

有一晚發現了小偷，因天太黑看不清楚，警察開了好幾槍也沒打中，開車的叔叔、伯伯們把車開到馬路旁，開著大燈往田裡照，我們四下去找也沒找到，真是懊惱。後來小偷在老四號那邊出現，被馮大銘的父親發現，他拿著霰彈槍對著小偷喝令他站住，因為緊張，不小心扣動扳機，結果未擊發、小偷撒腿就跑，他趕緊再扣一次扳機，這次擊發雖然打中了，但還是被他跑掉了。

不過他身上中了十幾顆鉛彈，留下了最「沉痛」的線索，聽說後來在

花蓮某醫院抓到他，經過審訊才知他是匪諜，結果如何可想而知了。

民國四十年左右，村裡常有人吵架，或許心情苦悶對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感，常因一點小事就吵開來了。村裡各省人都有因此吵架時各省方言盡出；山東人說：「俺爺你熊，日你娘」。四川人說：「格老子，你搞啥子名堂，我日你先人板板」。廣東人說：「丟你老母」。我們在一旁聽了都覺得很好笑，若當時能把這些方言學會，說不定長大還能當上演員呢！

童年往事太多了，一時也憶不完，童年時，我們曾期待著自己長大，長得像父母那麼高，人生可說是一連串的夢與期待的鏈結；現在，我們總在期待另一個夢的兌現，然而永不再回來的，卻是我童年無邪的夢。生命中，總有一些東西會隨著人們的成長而慢慢被遺落，童年的日子似乎消逝得特別快，在時間的洪流裡，童年的記憶也已慢慢的模糊褪去，模糊了我們的雙眼，使我們現在更希望能保存孩童時，那份純真的微笑。

有一首老歌「往事只能回味」，相信只有生於斯，長於斯的人，才能親身體會個中滋味，什麼滋味你體會到了嗎？令人懷念的眷村風情，已只能成為我們心中永恆的回憶。